

■ 劳模心语

我爱这土地

○赵林中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跳出诸暨去发展?甚至有人问,你怎么还在诸暨?

这样的问题问得多了,不由引发我寻找答案。

什么是人生?我觉得,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会经过很多地方,遇见很多人,走过很多路;不同的人,不同的路,就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感受。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都是匆匆过客。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免怀旧,常常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回望来路,我的人生也算得上是命途多舛了。虽然有些宿命的味道,但我坚信,人生的道路漫长,走不了什么大道,那就沿着羊肠小道心无旁骛地走。那时人们常说:“我是祖国建设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

搬!”所以我从没有过“跳槽”的想法。直到现在,我们企业也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党的领导下走市场经济的路。

我的青春岁月正处十年动乱时期。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村娃,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大多数同龄人的宿命。因为念了点书,我眼前的世界变得宽阔了。我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身处农村,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劳动,也曾期望机会能够降临到自己头上。

机会也确实来过,但都与我擦肩而过。我无力改变现实,只有认命,继续拿起锄头走进田间地头。并不是我不愿意当农民,而是不愿像父辈那样局限在方寸之间,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为了改变生存状态,尽管是家中的独子,我还是

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政审过关了,可在体检阶段,我还是因一个极小的问题被刷了下来。当时的我,迷茫而绝望。倒是父亲不以为意,说“锄头铁礼万万年”。

我按捺下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决心迈好脚下的每一步。我从普通农民到生产队会计,从泥水匠到借调二轻局,后又成为人武专干,还幸运地吃上了“皇粮”。我两度到布厂工作,后来又服从组织安排,从县委办公室派到国营诸暨针织厂解困至今,一晃已35年了。

在国有企业改革解困的大背景下,我们从国营诸暨针织厂到浙江针织厂,从富润针织有限公司到浙江富润纺织集团公司、浙江富润集团公司、富润集团公司、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了诸暨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按照诸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十年间我们几乎是急风暴雨式地和当地几十家困难国有企业及二轻大集体企业合并,还并购了杭州泰一指尚科技公司,与近万名工、商、科技公司的职工组成了一个和谐大家庭。我自己的根,也始终深深地扎在诸暨这片土地上。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骨子里还是热恋着家乡。

每个人因各自的选择,也因各自的局限,而成为他自己。不要说出诸暨,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正走出过水模村。水模村有我儿时的伙伴,有我少时的同学,有我的亲朋好友,也有我故去的亲人。水模村有我少年的烦恼,有我青春的痛苦,有我生活的艰难,也有我改变命运的抗争。这一切,已成为

我生命中抹不去的记忆。

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吞噬”了我养我的村庄。去年我还专门去找过小时候每天爬的“落轮山”,而眼前却是川流不息的高铁和高速公路,我再也找不到那座记忆深处的山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粒被风吹走的种子,带着故乡的泥土,飘落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

我们脚下的土地,平实得让人忽视,朴素得让人无从记起,但它是那么的坚实、博大和深沉。就像地里生长的庄稼、树木一样,我们是土地上游走的生灵。无论高贵还是卑微,无论富足还是贫穷,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匍匐在土地的怀抱里。

我愿平静又眷恋地守着心中这方土地,因为我对它爱得深沉。

■ 触景生情

杨梅红人情浓

○余喜华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北宋贺铸的这首《青玉案》,非常契合家乡6月梅雨季的情景。

从山脚的机耕路上山,绕过人称“太公坟”的土坟堆和一个称作“万年亭”的四方形石板坟坑,再穿过几棵杂树林和别人的杨梅树,便到了我家的杨梅树下。

我家这片杨梅林位于馒头山的半山腰。这地方视野倒很开阔,站在枝叶蔓盖的杨梅树下,便能看见山下的纵横田畴和远处的村舍。

我家的杨梅树只有3棵。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田包干到户,山上的杨梅林也分割到户了。

3棵杨梅树树形高大,树冠覆盖下的面积都在一丈开外。高大的杨梅树如一把巨大的伞盖,绿色葱茏;挂果成熟的杨梅,像一个个水晶球,红彤彤的,晶莹剔透。成串

的杨梅,成熟度不一样,呈现出粉红、玫红、黑红。但真正黑红的不多,一般长在树冠上部,阳光照射比较充足,但人住往不容易够得到。为时的这些杨梅,我们称作“土梅”,比起后来风行的“黑炭梅”,个头要大得多。

杨梅成熟前的一两天,父亲就会提着柴刀上山,将杨梅树下的狼糞、芒草,以及其他灌木、杂草砍掉,铺在树下,围成一圈,与树冠等形。为的是掉落的杨梅果,好落在自家的地里,不容易滚落到他人地盘。当然,也能够减缓落地时的冲击力,减少落地梅果的破损和粘上泥土。

我们通常在早上随父母上山摘杨梅。说是摘杨梅,其实更多的是捡落杨梅。每天的雷阵雨,总是伴随着阵阵狂

风而至的,即使无雨的天气,每到夜里,也是山风更大的。阵阵山风摇曳下的杨梅树,发出“窸窣窣窣”的声音,“窸窣窣窣”下还掩盖着“滴滴啪啪”的协奏声,这是相对成熟的杨梅果,被摇落在地的节奏。

可以想象,那些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杨梅林里,风声、雨声、梅果落地声,混合成人惊心动魄的交响乐。每当清晨,我们来到杨梅树下,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多的时候,落地梅铺满整个地面,几乎不好下脚。整个杨梅季,树上的成熟杨梅被摇落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而从树上摘下的不足三分之一。

杨梅没有外皮包裹,果肉表面一粒粒突起的肉瘤,光亮诱人,光用眼瞧瞧,也饱人眼福。杨梅是最不耐储藏的水果,即使树上摘下来的杨梅,在没有冰箱冷藏的条件下,第二天,那一粒粒透亮肉瘤也会瘪下去,失去光泽,我们称作“白眼”,表明杨梅已不再新鲜。所以当天采摘的杨梅,要么当天销售掉;用来送人的,也要在当天送掉。

在那交通条件落后,又没冰箱的年代,杨梅是就近当地销售的水果。更多的是,有杨梅的人家,邀请没有杨梅的亲戚朋友来杨梅山亲自采摘、品尝,临走还带上满满一篮杨梅回去。因此,每当杨梅季,种成一片,杨梅的山村,总是人来客往,热闹非凡,像过节一样。杨梅成了连接亲情、友情的媒介。当然,来吃杨梅的亲友,也不会空手上门,总是提着大包小包来的。俗话说:邻居碗对碗,亲戚篮对篮。这就是中国式的人情关系。

又到一年梅雨季,杨梅红了,人情浓了,农人更忙碌了。

■ 直击真相

别耗着,家里等肉下锅呢

○王 珍

有一天,郊外有户人家来了客人。父亲叫儿子进城去买块肉回家。

儿子走了许久都不见回来,客人都等得饥肠辘辘。父亲只好出门去找,一直找到城门口。看见儿子手里提着一块肉,在那里与一个人面对面怒目相视,谁也不肯让路。

父亲走上前去,对儿子说:“儿子,你先带肉回家陪客人,老子在这里和他耗着。看谁耗得过谁!”

这一对活宝父子,脾气也忒大了,器量又忒小了,一点小事都如此顶牛,分毫不肯让人。看着是不是有点可笑?这确实是明代冯梦龙所编的《广笑府》里收录的一种笑话。

在现实中,则令人发笑的事情,却又屡见不鲜。甚至出现过因为太霸道,各不相让而惹出流血的恶性事件。

如今,有不少新小区建在

城乡接合部,商品房住户和邻居村民因为生活方式和理念有不少差异,时常会发生一些冲突和摩擦。比如,某城郊区有个新楼盘,一条高速公路隔断了小区和城市交通,居民出行必须穿过高速公路下的一个涵洞。否则,一出门就得走高速长途绕行,出门约等于出差。

涵洞往来走人行车的基本为小区业主,村民除非要到小区去,否则是不会走涵洞的。可是没过多久,村民就用石墩堵住了涵洞出入口。因为涵洞出口附近是村里新建的一个社区公园,很多老人、小孩在那里闲坐、玩耍,频繁穿越的电瓶车和小轿车影响到了村民安全。村民诉苦说,曾有一个孩子被电瓶车剐蹭,但电瓶车却不知去向。还有些业主路过时竟会顺手拔走菜地里的蔬菜。村里的小停车场,车位也经常被小区业主占据。

业主和村民的争道纠纷愈演愈烈,邻里几乎互为敌人。小区里不少业主开始卖房,想搬离那是非之地。但由于他们的争斗造成了不小的坏影响,这个小区被传风水不好,乏人接盘,房价也暴跌。

还有更甚的事情,据说某地有两车相遇于可容两辆车通行的小区道上,结果两车互不相让,玩起了“碰碰车”。明明路够宽可以各自靠右行驶,却非要在路中央耗着火拼。如果这么僵着是因为都着急走,那你撞完了还不是都走不了,更懊!

生活中,即使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循规蹈矩地走在自己的路上,也时常会碰到要让路的情况。比如,碰到救护车、消防车等刻不容缓去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理应为急救让路,为生命让路,让爱先行。还有给那些行走不方便的人

人让个路,请自己尊敬的人先行,等等,都是为人处世的最基本道理和义务。

我之所以会想起这些过去的往事,是因为我住的小区近来就有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发生。由于原住村民去菜地、茶山的捷径已被围在了小区里,小区业主不希望外人随意进出受打扰,就不让村民抄近路去种菜、料理菜园。村民一气之下就堵住了小区的大门,说,你们小区门前的路还是我们村的呢。

就这样杠上了,误事啊!该上学的,该种田的,该做工的,该买菜做饭的,正常的生活秩序都受到了阻扰。我是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人与人之间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相互体谅,相互谦让很重要,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倘若置气斗狠,一定是两败俱伤,对谁也没有好处。

灯光下的保俶塔

郭建生 摄

■ 心雨绵绵

怀念战友

○王伟良

西施故里诸暨是我的家乡,出城往东20多公里的璜山镇便是我的老家。坐车回老家总要经过一个名叫月形山下的村庄,这个村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弯月牙、一抹月色。而我每每路过此地,心里总会掠过一丝丝的伤感。

1983年10月,月形山下村一个名叫钟才平的青年同我一起应征入伍,跨进了驻扎在闽江两岸、以“遇水架桥,逢山开路”为职责与使命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舟桥某部。我和钟才平被分配到同一个连队。因为来自同一个市同一个区,所以我俩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那时,我们拉家长里短,谈人生打算,相互照顾、相互学习,亲如兄弟。钟才平身材高大、反应敏捷,入伍不久就成了连队的“篮球名将”。他思想进

步,工作积极,军训成绩优秀,服役不到两年,就被连党支部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令我等敬佩、艳羡。

钟才平在部队时,有一件事让我特别难忘。那年我当班长,班里一位从福建省永春县应征入伍的新战士小姚,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一家人的生活陷于难以维持的困境。连队党支部得知情况后,在官兵中发起了献爱心帮助小姚一家渡难关的活动。钟才平积极响应,毅然决然地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120元津贴费全部捐了出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120元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我劝他少捐一点,而钟才平却说,我们在这里吃的和穿的都不缺,小姚一家太可怜了,应该帮上一把。后来,小姚的哥哥为此专程赶到

我连,表示了谢意。

退伍返乡后,钟才平凭着他从部队举办的军地两用人才培训班学到的技术,在诸暨市城区开办了一家汽车修理厂。由于他技术过硬,待人真诚,生意十分兴隆。战友们都为他学有所用、经营有方,感到由衷欣慰。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6年5月19日,一场车祸无情地夺走了钟才平33岁年轻的生命,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家庭生活与汽修事业,也因此戛然而止。

透过车窗往外眺望,月形山下这个村庄如今变得格外美丽了,村前的璜山江比我退伍时更清澈了,周边的田野和山坡也比过去更加翠绿诱人。令人缺憾、悲恸的是,亲爱的战友钟才平,我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

■ 真情流淌

粽里藏心

○陈新森

味觉是有记忆的,粽的味道,莫过于母亲做的碱水粽,一说起便齿颊泛香。那金黄诱人的小巧模样,以及那幽远独特的五谷清香,让我和我的故乡气息相融、彼此亲近。

母亲少时家道不幸,没上过学,靠着村校旁听和外公外婆口传识得几个字,而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又都是些好听的传说故事。在我年幼时,她就边包粽子边同我说起端午食粽风俗的起源:粽子是纪念一位投江的大诗人,考试时吃粽子能讨个好彩头,所以又叫状元粽。

有幸考上大学,我查阅典籍,弄清粽史。关于粽子的起源,我读到多个版本,但最乐意接受的还是与爱国诗人屈原联系在一起。在我眼里,雪白的糯米,犹如屈原冰清玉洁的一生;青青的箬叶,代表屈原万古长青的精神;饱满的红枣,仿佛屈原永远燃烧的丹心;还有那笔挺的粽角,恰似屈原刚正不阿的品性。

粽子的美味,令我们全家人十分爱吃。糯米,母亲一般选本地产的长糯米,米粒细长、口感香滑。泡米的水,是用茶籽壳或豆秆烧成灰,以水浸泡后滤出的碱水去泡发糯米,然后加入微量黄酒、酱油,这样蒸熟后粽子就呈诱人的金黄色。

包粽子是个技术活。箬叶轻舞,巧手翻飞,母亲变戏法似的把糯米塞进箬叶皮里,折成两角对称的四角形模样,用细线捆扎,紧实密合,玲珑精巧,着实惹人喜爱。有一次,女儿心动,想自己做,母亲给她作了示范。女儿兴致盎然,连包数个,慢慢掌握了技术要领,但手艺高低立现。

煮粽也颇有讲究。水煮开后宜用小火,免得粽子膨胀过快,结线崩断,变成米粥。煮两小时后,

宜用文火,让馅料汤汁慢慢融入米中,滋味全出。村里有互送粽子的习俗,母亲包粽子,并不完全是给自家人吃,还把出锅粽送给街坊邻里,大家其乐融融地品尝粽子,心像糯米一样融洽地黏在一起。

我读初中、高中的时候,还是缺衣少食的年代,粽子不是三天两头有得吃,只有过节办喜事请客才有,有粽吃是种奢望。母亲留取家里仅有的一点糯米,每到端午包点白粽,蘸点白糖,让子女们享享口福。每逢家里割稻、建房,裹粽待客,母亲总要趁我放学回家,在书包里塞上几只,那香糯糯的粽子里满含母亲的疼爱 and 期许。后来家里条件改善,原料采购便捷,粽子想包就包,天天像过节。周末回到老家,母亲已煮好一大锅粽子。锅盖一揭,满屋飘香,轻轻剥开青色的箬叶,一颗香糯熟透的肉粽,端到了面前,怎么品也品不够。

少时过端午,知道吃粽子、插艾草、划龙舟的习俗,却并不理解诗人屈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高蹈情怀;直到成年后,才明白这种沿续千年而不衰的纪念方式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奋图强的精神之源。每次离家,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返回岗位,母亲总是老话常说:“用心读书,好好做事,国家这么好,要感恩;生活这么好,要知足;工作这么好,要努力。现在你们什么都有,用不着我操心。想粽吃,我给你们包。”这声声叮咛是勉励,是提醒,是期望。

我想,一家人那么喜欢母亲包的粽子,大概是融入粽子的那份初心、匠心和爱心,是其他粽子无法复制、无可替代的。

■ 微型小说

美丽的投资

○褚永荣

起去乡下老家走走。”

丽娟冷冷地问:“以前都是你悄悄地去,这次怎么要和我一起?不怕我发现你们之间的秘密吗!”

“老家长久没有去过了,这次种植水果大获丰收,我们去品尝品尝。”江成脸上有点不自然。

丽娟鼻子哼了一声:“你一年多来给老家这么多钱,水果是金子做的,也买得回来了。是拉上我也参加新一轮的投资吧?”

江成看着手机,有些结巴了:“这次不需要投资,是家乡杨村第一届‘魅力花果沟、欢歌草蓊节’开幕。”

“是张艳通知的吧?”丽娟冷笑着夺过江成手中的手机。

丽娟看到江成手机里对话人的名字叫张友,随即发出信息:“是不是又需要钱了?”

张友很快回复信息:“不需要汇钱,我们这次草莓丰收,已经拿回了全部投资。我现在就把你一年来汇的钱加上收益打到你

的账上,谢谢你们夫妇俩对老家建设的支持。这次草蓊节,一定和夫人一起来。我们知道,夫人才是你家真正的财务主管,我们到时一定要当面谢谢你的夫人!”

丽娟又好气又好笑,看着变瘦的江成说:“我是这样小气的人吗?你如果把事情挑明了,我会不支持么?哼,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这天,江成兴冲冲地对丽娟说:“周日,我们一